

新大运河散文

运河淘

张春景

淘，原本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平凡字眼，却在古时制陶瓷的捺水工艺中找到了它的位置。捺水，即补水，施釉前需对坯面进行清洁，除去余土、尘垢、油渍，填平细孔。匠人用水笔蘸清水刷抹坯胎，去除坯时的刀痕与晒坯时的粉尘，这一过程，简称淘。

这是古玩收藏行当，赋予“淘”字灵性，使之鲜活起来。诸如，政府部门从古河道挖掘沉积器物，谓之官淘，亦称打捞；一个人，或蹬半旧自行车，或骑破旧“电驴”，走街串巷，沿路吆喝，称为淘唤；三五成群，汇聚古重点“铲地皮”，是为淘寻；赶上古玩集市，凭一双慧眼，于小摊中寻得珍稀之物，名曰淘宝。此后，淘金、淘书、淘点子等词汇也应运而生。

巧的是，某年我逛德州黑马古玩市场的书摊，偶然翻出一本残破旧书，竟是写运河的，细读之下，方知为崔溥所著《漂海录》。崔溥，朝鲜五品小吏，闻父骤逝，匆匆率培吏、奴干及护送军等42人渡海返乡奔丧，遭遇风暴袭击。船在波涛中如落叶般飘零，14天后漂泊至中国台州府临海县。自此，崔溥沿大运河自南向北，穿越大半个中国。山川、田野、城镇缓缓展开，陌生新奇的景

象，皆被崔溥默默铭记。运河上，商船往来，两岸城镇热闹非凡，百姓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崔溥静观这一切，纤夫的号子声、码头的繁忙景象，皆映入眼帘。

抵京后，崔溥得见明孝宗。在庄严的宫殿中，他心怀敬畏，感受大国君主的威严。而后，他们继续前行，渡过鸭绿江，返回故乡。136天，行程4400公里，崔溥成为明代首位行经中国大运河全程的朝鲜人。回国后，他用“摹写中原之巨笔”，以日记体形式，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了洋洋五万余言的《漂海录》。书中记述明朝弘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尤其是600多个码头、驿站地名、市井风情，惟妙惟肖，被誉为东方世界的“马可波罗”。

一本书的牵引，让我沉醉于运河，转瞬20余年，我写下了数篇关于运河的文章，甚至出版了一部《一弯秋月卧运河》。

运河千年，弯多水急，船舫搁浅、器物沉淀时有发生，于是，“淘古”之人应运而生。沿运河行走时，我曾随人前往观看，见那些淘古者赤足立于水中，上衣系于腰间遮掩，摸索之态憨态可掬。每每有所获，便引来围观，啧啧称奇。

淘古者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的，携铁锹、筛子等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另一种是业余的，偶尔一试，多半空手而归。专业者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卖古物为生的，一类是自家收藏的。前者往往将好物售予古董商，后者则秘不示人，只在夜深人静时取出把玩。

泊头有一老淘，姓戴，人称戴老头。他年逾花甲，背已微驼，脸上皱纹夹着河泥，也不洗净。他每日必至河边，风雨无阻。人问：“可曾淘得宝贝？”他嘿嘿一笑，露出黄牙：“宝贝？有啊，多着呢！”但问其何物，却又支吾不言。

一日，我与玩友访其家，见戴老头正摆弄一罐黑乎乎物件。走近看时，竟是几十枚锈迹斑斑、字迹模糊的铜钱。见我们来，他慌忙将铜钱藏入怀中，神色慌张。我不解其意，笑道：“不过几枚铜钱，何必如此？”他摇头：“你不懂，这不是普通的铜钱。”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铜钱竟是存世极少的“大齐通宝”，价值不菲。戴老头得此日后，竟不再来河边淘古。有人说他卖了铜钱发财，搬到城里；也有人说他被古董商骗，气得一病不起。究竟如何，无人知晓。

运河两岸的淘古者依旧来来往往。每当有人淘得什么，便引来一群围观者。淘得者或喜形于色，或故作神秘；围观者或

羡慕，或嫉妒，或怀疑。偶尔也有古董商穿梭其间，目光锐利如鹰隼，紧盯着那些刚出水的东西。

德州老孟，禹城人，少失双亲，孤依祖父长大。虽个头矮小，却是淘中高手。一有闲暇，便去运河沿上“泡”，结识了一帮淘友。他出手大方，眼力颇“毒”，故淘者上手了新货，都愿先让他过目“掌眼”。稍看上的，当面银物两清，彩头好的加码，品相欠些的也将就，从无欺声。十几年下来，他竟淘得上百古物件。那次德州古玩庙会，我被邀去他店里喝茶。打开后门，眼前一亮：栩栩如生的陶马、形态可人的瓷娃、包浆油亮的三彩枕、薄如蝉翼的玉蝶，还有元青花文盏、浅绛鱼大盘、古铜卧牛等，让人难以忘怀。近年，老孟已过古稀，被推为市里爱心协会会长。他办了两次“大河古韵精品拍卖会”，天南地北的古玩行家多来捧场。拍卖结果不详，据说会后他拿出几百万元，资助了几十个贫困学生踏进大学校门。那日网聊，我给他点赞，他回我一笑脸，并附言：“钱财为身外之物，俺是睁眼瞎，最见不得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让人动容。

大运河成为登上世界遗产名录后，天渐蓝水变清，沿河商埠重现生

机。游船犁开水面，汽笛震荡柳梢新雪。青石码头已成观景平台，画舫披着霓虹穿梭，更添几分神气。唯有老纤夫的后裔仍在河岸徘徊，他们说泥沙里裹着的不仅是往昔旧物，更是被冲散的魂魄。

去年秋，访“南皮张”后裔的恒萱陶舍，方知南皮张氏谱祖张本在通州漕县时，即在运河岸边以陶业和耕种谋生。迁至南皮窑场村（今属泊头）仍业陶起家，鼎盛时有72连窑的壮观景象，窑顶与北邻尹吉甫墓同高，蔚为大观。

恒萱陶舍主人中正先生，醉心祖业，安居运河一隅，竟做得风生水起，难掩弘扬光大之意，令人心生欢喜。阅览陶舍琳琅满目的陶瓷器物，有一素晕扁瓶最为别致，浅绛残荷间草书舍得两字尤为惹眼，心头一震，便悟：淘即是得，也是舍，舍得之间便多了些趣雅抑或禅机。

不由想，古文明的河床如此构成——不是整伤的青铜鼎彝，恰是这些零落的、被流水反复打磨的记忆残片。我们淘洗着历史的碎屑，就像运河淘洗着永恒的时间。那些沉入河底的物件，承载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那些打捞故事的人，又将自己的故事沉入了哪一段河水？

第二届“新大运河文学”全国散文大赛作品选登

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



村庄（粉彩画） 马良芬 作

人间

胶痕里的肖像

李书洁

在学校的画室里，我遇见了一罐白乳胶。它静静地立在画室橱窗内，乳白的质地像凝固的月光，让我想起多年前见过的蜡染工坊。蓝靛色的布料在阳光下舒展，裂纹如蛛网般蜿蜒，仿佛藏着千年的故事。

今年3月是第62个学雷锋月，学校组织雷锋主题特色活动，雷锋的头像就在电脑屏上，他的面容依然清澈，像穿透云层的晨光。此时一个念头忽然冒出：若用这罐白乳胶代替蜂蜡，能否在素绢上复刻出同样的温度呢？

铅笔游走，帽檐的弧线割开布面。雷锋的侧影从记忆深处浮出：那道抿紧的唇线，以及帽徽上镶嵌着的五角星。

涂胶是最虔诚的仪式。尖嘴瓶挤出乳胶时，带着刺鼻的气味。我用毛刷蘸取，在素绢上勾勒轮廓，恍若用银丝在蓝染的宿命里圈出一方净土，笔锋游走间，雷锋的眉眼渐渐清晰——眉毛下是微微上扬的眼角，嘴角弧度恰似三月的春风。乳胶很快凝固，在绢面上形成透明的膜，像给这幅素描蒙上了一层冰霜。

靛蓝染缸涌动着混沌的漩涡。棉布浸入的瞬间，胶体防线外即刻泛起青苍，而被白乳胶浇筑的城墙内，仍固执地守着最初

读城

春恋百狮园

孙焕龙

孟春时节的百狮园，仍裹挟着丝丝寒意。运河岸边，残雪斑驳，犹如未融的碎玉散落；垂柳已抽出嫩黄的丝缕，于风中织就半透明的帘幔。草芽顶破湿润的泥土，宛如窃贼不经意洒落的碧色丝线，沿青石小径蜿蜒，铺成翡翠般的滚边。尤为动人的是清晨薄雾中，石狮鬃毛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宛若身披冰霜的守园神兽，静候春雷唤醒沉睡的灵兽。

及至仲春，艳阳高照，金辉镀上檐角，满园恍若《牡丹亭》中的戏台再现。青石板上，苔痕浸透着微醺的碧绿；南川老街的酒旗随风招展，卷带着桃花醉的馥郁。孩童们早已卷起杏红色的衣袖，在落英缤纷中追逐翻飞的纸鸢。有的石狮爪边堆积着玉兰的残瓣，宛若特意春光铺设的软垫——这些历经沧桑的瑞兽，原来也懂得珍惜眼前的春色。当夕阳为狮首勾勒出金边，对岸南川楼的灯笼逐一亮起，宛如暮色中悬挂的朱砂痣，预示着春宴即将落幕。

尤为喜爱谷雨后的清晨。夜雨洗涤后，101头狮子的眼眸晶亮如星，晨雾中望去，仿佛星河落入凡尘。芦苇荡漂浮着浅碧的轻烟，栈桥的木纹间渗透着潮湿的木香。忽有画舫划破如镜的水面，载着身着藕荷色衫子的姑娘疾驰向深处，溅起的水珠落在石狮鼻尖，宛如守园神兽不经意间落下的喜悦之泪。

暮鼓声声，我常在沧曲桥头驻足。望着归航的游船满载月色，聆听晚风送来的断续吟诵：“一船明月过沧州……”石狮们的影子渐渐融入暮色之中，却将春光的暖意留在爪间——待到莲叶接天之时，它们又将守护着满园的蝉鸣，将今春的故事，镌刻成青石缝里细腻的青痕。

汉诗

谷雨

王华

她来之前
你是一片湖水
周而复始的四季
经过你
像经过宇宙万物
自然而然

她来之后
你是属于她的湖水

自然而然的四季
风却不再是一缕风

雨落下
是叮铃铃的信使
传递着竞彩和涟漪
幻化万千的相遇

惊蛰

王红鸾

终于
为伏笔画上句点
残骸轻舞，化作春风
承前启后，白描一线
料峭是神的低语
让生死的主题再添一笔

春枝轻转，言辞温柔，
将柔情具象化
雷未响，免去刻意
雨水洗去人间最后的冷漠
铺陈，排比

麦苗的眼，被光芒点亮
沉入泥沙的誓言
各种修辞
晦涩的石头
也藏有冬日种下的心跳
那只鸟，或许来自秋天，或更远的世纪

自由与爱，被轮回的绳索
隐秘地牵引
推动故事的进程
结局，渐渐接近高潮
从一场惊醒到一场惊喜

气来。

那些未尽的话语、未了的情感、未兑现的承诺，总会在某个清晨的粥香里、傍晚的脚步声中，不经意间涌上心头。感觉他仍在身边，可一伸手，却什么也抓不到。“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这时，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

整理遗物时，在爸的床头柜里，发现了几张印有肺癌科普文章的《沧州晚报》——原来他早就知道了真相。那些我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谎言，那些故作轻松的陪伴，那些背过身才敢流的眼泪，爸都了然于心，只是默默藏在了心底。不说破，是因为爱。

一次大雪纷飞的下班途中，忽然想起高二那年，爸冒着大雪给我送饭的身影。他弓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单薄的模样清晰如昨。那一刻，悲伤裹挟着漫天雪尘汹涌而来，令人无法自持。

爸走后的第一个春节，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调馅儿时，妈突然喊了一声：少放点盐，你爸不吃咸。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谁也没说话，再看彼此，早已泪流满面。

失去，不是瞬间的断裂，而是漫长的、无声的掏空。悲伤之余，愧疚和自责也与日俱增。

在照顾爸这件事上，与三姐妹及姐夫相比，我做得远远不够。他们一日三餐精心照料，而我却几乎没给爸做过饭。一次大姐她们都不在，我下厨做饭，爸边吃边夸“好吃”，让我十分意外。平时洗头洗脚也都是大姐她们在做，爸最后一次去住院，洗了头、理了发，洗脚时，爸执意要让我来洗，弄得我当时还怀疑。

爸走后，回味这些往事，才猛然明白：哪有什么饭好吃，不过是因为难得吃上我做的，满心欢喜罢了；而洗脚，也是爸的良苦用心，他是想让我多给点，少些遗憾啊。这些细节里，藏着的，是他笨拙却深沉的爱啊。

我家楼前的那片菜园，是爸的乐园。为了让家人吃上绿色蔬菜，他起早贪黑地忙碌。清晨拉开窗帘，常见他蹲在畦垄间，我便隔着窗户跟他搭话。他怕打扰我，每次来都自带水壶，很少进屋，干完活就走。

有次和妈妈闲聊，我随口说周末想睡懒觉，听见园子里窸窣的声响就头疼。从那以后，每逢周六日，爸总要等到快中午时才来侍弄菜地。虽然只隔着一道玻璃门，可这些年我极少踏入园子，也从未给爸搭过手，却一直心安理得地享用着他种的黄瓜、茄子、豆角、白菜。

爸走后，每每想起他在毒日头下弯腰劳作、被蚊虫叮咬的模样，心中便满是愧疚。五十多岁的人了，在爸面前还像个只顾自己的孩子。园子里，各种蔬菜依旧蓬勃生长，我却再不敢细看。一看，爸挥汗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一看，那片翠绿就会撞得人心生疼。

2023年，爸妈结婚60周年。二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从孩童到白发一路相伴。我想做本金婚相册，定

格那些幸福的瞬间。可是，整理到一半却停下了。我怕爸看到往昔幸福，会因生命倒计时而难过。爸去世后，这本未完成的金婚相册，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我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完成，为什么要因为那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放弃，以致没能让爸在生前看到这份特殊的礼物，让他带着一生的美好含笑离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困在回忆里，无数个深夜，反复咀嚼。那个爱记录生活、乐于分享点滴的我，也从朋友圈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大姐见到我，愣在原地：“呀，这可不行，你一脸的悲伤。”这句话，似一记重锤敲醒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沉沦，也开始倾听别人的故事：有人用五年的时间才走出失母之痛，那几年，听到“娘”字都会落泪；有人每到雨天，就担心地下的父亲淋雨，牵挂持续了三四年；还有位事业有成的朋友，母亲去世后，整整半年，他都无心管理企业，每天恍恍惚惚，像具空壳……

原来，有些伤痛是人生的必修课，那些看上去坚强的人也未必真的坚强，每个人都曾在失去中痛彻心扉。接纳悲伤，与它和解，让回忆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光，需要一个漫长的自我修复过程。

而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对，要结束这悲伤，好好生活，这也是那个离去的、爱你的人真正的心愿。

渐渐地，手机相册里，重新有了晨光、夕阳、秋叶、初雪；日记本里，又开始有文字脉脉流淌，像春天的溪水，带着新生的力量；忙完工作，开始有意识地多去陪伴妈妈，珍惜每一个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

在爸治疗的那两年里，我们深知他的生命在渐行渐远，当下的每分每秒都无比珍贵。我们拿起手机，贪婪地记录下也是爸的良苦用心，他是想让我多给点，少些遗憾啊。这些细节里，藏着的，是他笨拙却深沉的爱啊。

手机无数次提醒空间不足，我删掉工作文件、旅行照片，却舍不得删去一秒他的影像——那是我们与他最后的联结。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些视频就像是爸生命的延续，一旦删去，就似乎把他也一起删去了。

我将视频备份到多个硬盘，却终是无法按下手机里的删除键。清明节前，手机意外丢失了。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命运的善意：有些告别，需要轻装前行。

经过了漫长的冬季，当春天欣欣然走来时，我忽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渴望：种菜，学着爸的模样。浇水、施肥、锄草，当掌心沾满泥土，当朝阳洒满菜畦，我蹲在爸曾日夜劳作的地方，忽然明白：真正的怀念不是悲伤，而是带着那些未尽的叮嘱，把日子过成他期望的模样。

生死是不可逆的课题，但爱可以。它从未走远，早已在泥土里生根，在新芽中重生——那是另一种相逢。